

# 八月薰衣草

○ 鲍安顺

那年八月,女友从新疆伊犁回来后,找到我兴奋地说,那儿太美丽了,二万多亩薰衣草,迎风绽放,一望无际的紫色花海,令人目不暇接。她还开玩笑说,花海醉人,让她惬意的心境无以言喻,她不想离开新疆了,站在花海里,她想做一位花农,或者嫁给当地的花农,做一个幸福的太太。

去伊犁之前,她就说,她要去看看薰衣草,因为她知道,那淡蓝色的小花,楚楚动人,无边无际,广阔宁静。看到薰衣草后,她宛若沉醉在半梦半醒的人生状态,那花香,淡远温和,犹如天香,长有余韵,且意味深长。她站在阳光下,信步花间,全身每一个衣角,都散发着一种冷香,幽远深邃,香意朦胧。她说,她仿佛沉浸在初恋时光,甜蜜温柔,那种依恋之情,即使千山万水,也阻隔不了她的无限神往。她说,那薰衣草,是世界闻名的香料植物,染香沾馨,才得名薰衣草,那香的是花,却叫成了草,让她感觉迷离,神志清醒,却又朦胧。

她告诉我,当时花农说,薰衣草产地很多,比如法国东南部的普罗旺斯,日本北海道的富良野,就是世界最著名的两大主产地。每年花开季节,大片薰衣草,在山坡与平地地带,开成了花海世界,随风波浪起伏,在大地上紫光掠影,犹如坠满了漫天星光。那美丽绝伦的风景,让许多艺术家们蜂拥而至,拍摄生活短剧、艺术照片、浪漫电影、明信片的封底……在普罗旺斯,与薰衣草同时竞相开放的,还有向日葵、波斯菊、郁金香等,真是浪漫,迷人至极。那位花农还说,在中国的伊犁河谷,天山脚下的风光,也一样迷人,不仅是“伊人天然香草园艺场”,也遍地盛开着黄花油菜、红花土豆花、雪青的欧薄荷花等。众花纷呈,千娇百媚,让人神智飞翔,找不到方向。那天,女友租了辆自行车,在蓝天白云下,在香风中,沿着小路缓缓踱走,她说她在无边美丽的风景里,如醉如痴,乐不思蜀。

女友的诉说,让我心驰神往,内心充满了无比的渴望。其实,我早就听友说,薰衣草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赞美诗,是花朵王国最楚楚动人的画卷,是神奇的天堂风景,遥远的人间风光。正因如此,它才充满了诱惑的力量,激发了许多艺术大师们的灵感与智慧,其中著名的艺术家有塞尚、凡·高、莫奈、毕加索、夏卡尔……还有美国作家费兹杰罗、英国作家D·H·劳伦斯、法国作家赫胥黎、尼采等人。我看过彼得·梅尔的《山居岁月》,书中描写的美丽薰衣草,将普罗旺斯的声音推向巅峰,也让那本书,成为世界名著,天下闻名。

女友兴味盎然,她说她从新疆伊犁回来,为老公带回了一只瓶装薰衣草,还说那薰衣草,是一种爱情草,如果女人把薰衣草撒在男人头上,就可以检测男人的爱情,是真心的,还是虚伪的。她在新疆,还听人说,薰衣草的美丽话语,是心怀一颗“等待爱情”的虔诚之心,而它的坚贞之举,正是表达一种“远行天涯之心”,就是对于爱情的追求,尽在一生的漫漫寻觅里,情系天涯,永不变心。我听了想起,曾经看过的偶像剧《薰衣草》,表达的就是这个主题,那种人性化的香草,所散发出来的风情,让人快乐,也让人沉思忧伤。我想着,就对她说,你检验你老公了吗?他的心,是真是假?她听了,咯咯笑着,抿着嘴,没有回答我。

她说,她还带回了薰衣草做的香枕、香包、香袋、香水、香皂、香烛、香精油……以及许多散发草香的化妆品。她把这些分给了女友们,也送我一小包薰衣草花茶,还有一份泡浴用的薰衣草药袋。女友说,早在两千年前,罗马帝国的王公大臣们,就喜欢在薰衣草浴中,谈论国家大事,闲聊侃侃。那薰衣草浴,是世界上最早芳香疗法的洗浴风情,可以提神醒脑,健体强身,保健长寿。我听了,更加羡慕女友的浪漫之旅,她说她在八月,走遍新疆,最享受的幸福之路,就是体味薰衣草香,那紫花连天、美丽绝伦的风光里,色彩与芳香齐飞,流连与眺望共舞,她感觉天光气象,风起云涌,充满了生命的渴望,让她的思绪纷飞,无穷无尽,横无际涯。



## 最简单的幸福是陪伴

○ 耿艳菊

幸福,一万个定义也讲不完,谁人心中没有一把标尺?可是,到后来,会慢慢发现,幸福其实简单到只要两个字:陪伴。

祖母一生有七个孩子,在过去艰难困苦、缺吃少穿的岁月里,她用辛劳和内心的坚韧,把她的孩子们养大。她的孩子们很争气,不负她的希望,一个个从乡村走向了外面那个广阔的世界,并在外面成家立业。

而祖母就这样日渐苍老了,满头银发,步履蹒跚。年轻时一心让她的孩子去往外世界的祖母,到老了却极其眷恋那个生活了很多年的小乡村。她一个人住在旧庭院里,那院子还是我小时候的模样,堂屋三间瓦房,西面有两间是厨房,东面原来也有房子,坍塌了,没有再建。祖母在那块地方种了家常小菜,当成了菜园。

守着老院子,养着一只老猫,常常坐在门口看看来来往来的乡里人,这是祖母晚年的生活,自足,平静又寂寥。她的孩子要把她接走,她说什么都不同意。她舍不得老院子,她说她离开了,谁来陪伴它呢?

可是,到底不放祖母一个人在老院子。前些年,父亲一直在老家陪着祖母。然而家里因为出了一些事情,父亲也不得不离开祖母出来了。

四叔一家在那年开车从新疆回来,要接祖母去他们家。祖母问四婶,去你们家,让我住哪儿,吃什么饭?我的新棉花大被子,老猫,老院子,要一块去啊。

大家都说祖母年纪大了,说话糊涂了。可是,我们心里都明白,她是找借口留下来,陪伴她生活了一辈子的老院子。然而已经答应离开的祖母临时时忽然又不肯去了,后来只好由离得近一点的大姑姑照顾祖母。

祖母的心事除了她的老院子,还有像孩子一样期盼着过年。她每天都在数着日子,她怕冷,却期盼天快点变冷,天冷了,过年就近了,她的孩子们,孙子孙女们会回来陪着她,热热闹闹地过年。

唯一不能回来陪祖母的是小姑姑。小姑姑太忙了,他们有公司要操心经营,她自己又负责着一个饭店。她也曾要把祖母接走,祖母骨子里传统,哪儿都不去。

祖母八十八岁生日,小姑姑把饭店关了,回老家看祖母。我给小姑姑打电话,小姑姑说,我最近心里总是不安定,你奶奶已经八十八岁了,我们还有多少这样陪伴的幸福呢?我暂时先不回去了,要在老院子陪你奶奶一段时间。

小姑姑每天都在微信里发祖母日常生活的照片,八十八岁的祖母满头银发,坐在斑驳的门前,阳光铺满老院子,老猫依偎在她的脚边酣睡,有老邻居在聊天,祖母神情安然,皱纹里写着知足和简单的幸福。

小姑姑说,在老院子陪伴祖母的日子,她从来没想到幸福是如此简单的一件事,哪怕什么都不用做,不用说,只默默地坐在门前的阳光里,也觉得好和安逸,心里始终是平静愉悦的。

老院子之于祖母,祖母之于她的孩子们,都是幸福的源头。而幸福也并不是需要多宏大的给予,只要简简单单,静静地相伴着足矣。

# 浪漫的事

○ 朱睿

和留言,感觉真是爽翻天了。

我就要打开盒子了,猜测里面到底会有什么惊喜——巧克力?首饰?化妆品?结果映入眼帘的是一盒水果糖!

“老公,你骗我,看来金色玫瑰肯定也不是真金的。我需要你的解释!”一旁的老公微笑道:“外出进货的时候,商家送的。咱家的钱不是一直由你保管吗?这就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点子了。”

听着老公的解释,我突然觉得自己真是虚荣。其实婚前花前月下早已转化为婚后平淡的细水长流,而关于“浪漫”我心中也已经有了不同的定义:如果说以前以为“葡萄美酒夜光杯”是一种浪漫;那么如今“举案齐眉”就是一种浪漫。

我想起曾经遇到一对携手六十年的夫妻,询问他们什么是最浪漫的事,老伯伯对着笑靥如菊花的老婆婆说:我觉得最浪漫

的事就是“秤钩离不开秤砣,老头儿离不开老婆儿。”是啊,任凭岁月流转,相知相携,不离不弃无疑是最深层次的浪漫。

我眼前浮现我与老公平日里的点点滴滴:我业余写作时

他在我桌前放置的一杯水;我沮丧时对方的鼓励与幽默的开解,无不让我心中荡漾起幸福的涟漪。浪漫在当下,岁月静好,是否“晒”与“秀”,又有什么关系呢?



## 父亲的“公积金”

○ 刘希



我刚开始上班那会儿,父亲便对我说:“以后每个月给我一百块钱,作为家里的储蓄基金,万一有重大事件的时候拿出来用。”刚上班父亲就问我,我是不是很解,询问他为何。他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存折,说这些年他每次发了工资,都会拿出一百元钱存在这个折子里,这些钱,可以在最需要的时候拿出来应急。那年我大学开学,就是拿这个折子里的钱出来缓解燃眉之急,父亲称这个折子是我家的“公积金”账户。

看父亲说得眉飞色舞,一脸的骄傲,我知道他很看重这件事,只得答应。刚开始工作那会儿,我的工资才四五百,想买的东西又多,拿出一百块钱给他还是不太情愿的。好在后来成了习惯,每个月都如期照给,后来工资涨了,父亲也没有因为物价飞涨而提高他的“公积金”缴存基数,我对此还蛮满意的。

妹妹上班后,父亲也提出让她每月交一百块钱。妹妹那会儿工资上了一千了,她对于这一百块钱没有任何异议,极爽快就答应了父亲的要求,为此父亲特意给妹妹买了块手表表扬了她的慷慨,当然也拿我曾经不怎么情愿交款的事说事,有一阵子,我还是极怨父亲的。

那年我出嫁,父亲提取了“公积金”一万块钱,给我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台数码相机。那时候,我刚好萌发了写作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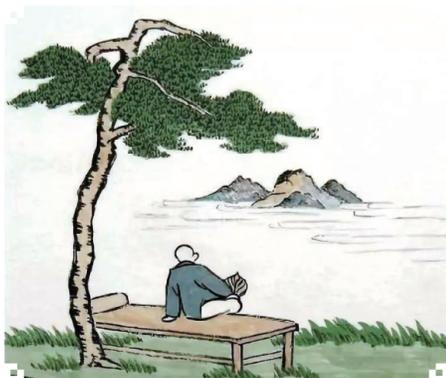
想法,和父亲这么一说,他竟然提出要给我送台电脑。妹妹出嫁,父亲又提取了一万“公积金”,给妹妹买了一辆摩托车,方便她出行。再后来,奶奶年纪大了,在她的一次大病初愈之后,父亲提取了一万块钱带奶奶去了趟海南旅游,圆了奶奶的心愿。父亲的“公积金”,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,发挥它的效能,让一家人幸幸福福、开开心心地生活。

父亲的工资,每个月都悉数交由母亲掌管,家里的存折都是母亲的账户,父亲没有任何私房钱,这本“公积金”存折,是唯一以他的名字开户的,虽然余额并不多,但关键时刻总能派上大用场。建公积金账户是父亲提出来的,也正是因为他用心,才会家里最急需钱的时候,不会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。这一直是父亲骄傲的资本。我和妹妹也从这点上学习到储蓄的好处,知道小家也需要一笔备用资金防患于未然,因而也学着为小家建立“公积金”账户。

如今,父亲的公积金账号上还剩一万多块钱,虽然我们成了家,父亲说他任务完成了,我们需要钱的地方也多,不必交费了,但我和妹妹每个月还是如期往那个账户上打钱。父亲每次收到打款短信就兴奋不已。前几天他说,等明年夏天取出来,应该足够组织一次全家旅行。我想,那时候的父亲,应该是一家人中笑得最开心的那个人吧。

## 岁月割舍不了那份情

○ 丰侠



1997年秋天,我们从四面八方相聚在大渡口。初到江南,一切都是那么陌生,38名同学开启了新的生活。我们青春的微笑里带着腼腆,都说语言是开心的钥匙,年轻的伙伴面带微笑和真诚,伸出你的手,伸出我的心,慢慢地,我们变成了朋友,宽敞的教室也有了笑声。

那些青春的回忆仿佛藏在一扇门后,每人手里都有一把钥匙。我们打开那扇门,看到的还是一排排整齐的课桌,一双双熟悉的眼睛,依然带着微笑。青春的脚步匆匆,我们来不及说说心里话,在依依不舍中告别。那时候我们没有电话,联络感情只能靠书信表达。只是为了生活,我们年轻脚步再次起航,在一个个陌生的城市张开翅膀,夜以继日地飞翔,树叶黄了又青,青了又黄。夜深人静的时候,对着天空仰望,那满天繁星照耀着心房,灿烂的微笑在空中招手,一个个前来问候,在漫漫长夜守口。

岁月无情人有情。没想到15年后,一

个老同学提议建个群,一个连着一个,居然在短短几天就找到20多个失散兄弟姐妹。大家欣喜若狂,那种感觉太棒了。15年,同学们有太多的话要说,QQ不停地亮着,每天早晨打开手机都有几百条未读信息,大家恨不得一口气把15年的话说完,把15年的空白补上。同学们乘胜追击,想把38个同学全部找到,再聚首。大家众志成城,志在必行,各自行动起来。有一个叫路的同学更是放下手里的工作,凭着通信录上的地址,开车去几百里路外去寻找。

最后通过当地派出所,计生办,38个同学全找到了。大家每天守着群说不完话,经过协商,同学们决定聚会日期。炎炎烈日阻挡不了热情似火的脚步,这次聚会就像18年前第一次相聚一样,心情激动,久违了,老朋友,噢,那个胖子是谁?哈哈,岁月不光是杀猪刀,还是猪饲料啊,男生大都比以前胖了一圈。女神还是女神,那么苗条,岁月还是在脸上留下故事,藏在额头和眼角,那么细腻。同学们交头接耳,频频举杯,在觥筹交错中诉说着过往,欣喜若狂。说不完的话,快乐总是那么短暂,离别的钟声敲响,心变得惆怅。只是不像15年前那样,心态变了,经历了多了。手机存下了你的信息,天涯海角都能找到,可以随时地聊,春节期间忙着发红包,抢红包,开心的时光乐陶陶。

在心底,有一片空地,藏着一个群,那就是我们的班集体。牵念那一一张张不再年轻的笑脸,我们携手相伴,一起向前。走过小河看流水,走过沧海看桑田,一起分享快乐,让笑声永远相伴。

读白居易的“汴水流,泗水流,流到瓜洲古渡头”时,不自觉地就想起了某处渡口,不一定是古渡口,而是我曾经见过,或是从那儿摆渡过去的渡口。那些渡口和诗有关,和江水、古渡有关,仿佛只需一支长篙一叶渡舟,便可将我渡到瓜洲古渡口,去看吴山之愁,看江边明月,看倚在高楼之上的诗人,或是梵素。

瓜洲是一处古渡口,对于我来说,那样熟悉,又是那样陌生,它是不是和我所见过的长江边的渡口相似呢,又或者它有着自己该有的模样。瓜洲古渡,更严肃地说,是在那些泛黄的纸页之上,在我的想象里。我知道,它在运河和长江流经的扬州、汴水汇入泗水,与运河相通,最终从瓜洲古渡流入长江。在白居易的《长相思·汴水流》里,相思如水,一路缠绵浩荡而来,流到了长江边的古渡口,流向了不可知的远方,渡口又怎能承载,或是渡过如许相思呢。

我见过的渡口要简单多了,没有诗,也没有故事,或者也曾有诗有故事,可我并不知晓。不知晓的东西,对于我们没有多少意义,也无须再去探究。有时,我觉得简单点倒好些,省得生出如许的顾虑来。

二姨家在长江中间的江心洲上,去二姨家玩,要坐渡船。江心洲离长江的南岸近,北岸远,它与南岸之间的江称为夹江,与北岸之间的江才是大江。夹江窄,水流平缓,到了秋冬季节,江水清平如镜。我家在长江南岸,渡过夹江就到二姨家了。渡口在江岸边的一座小村庄旁,沿着村道爬上江堤,再从江堤上走下去,有一个稍微宽敞一点的江滩,几块石头铺了一条沿江边的路,一条木质的渡船就泊在岸旁,摆渡人坐在船头,或是坐在石块上,等着要过渡口的人。

那个渡口,是我见过的最简单的渡口。渡口对面有一座村庄,二姨的家就在那个村庄的深处。所谓的摆渡,其实只是从一座村庄渡到另一座村庄,从一个熟悉的地方,渡到另一个想要熟悉的地方,它们之间并没有多大的不同,可我们还是想要去了解它。那些年,曾经从那个渡口渡过多少回,已经记不清楚了,只记得坐在渡船上,岸高了,村庄和村庄周围的树在岸上,也是高高在上的样子,一起坐渡船的人完全没有印象了,总是附近村庄的人,或是从不太远的地方来探亲访友的人吧。印象最深的是秋天摆渡过江时,总有许多江豚在小船边游动,一会儿沉下去,一会儿浮上来,黑而光滑的背脊,让人忍不住想伸手去摸一下。

学校门前是率水河,出学校大门,沿率水河往上游走数百米,河边有一处渡口,渡口用大块麻石砌了台阶,石阶没入河水中,渡船则泊在阶下等客。率水河边的渡口,藏在浓密的树荫之下,藏在沿河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之中,颇有古意,像是一处古渡。渡过率水河,对面是高山,山下有村庄,山上林木茂密,有泉有溶洞。周末,常约上两三好友,坐了渡船去高山玩。

渡船是木质小船,颜色灰暗,大概是久经风吹日晒的缘故吧。船上有一竹片箬叶编的顶,可以遮阳挡雨。过渡时,我喜欢站在舱外,站在船头。摆渡的人,五十岁上下的年纪,个头不高,人很干练,头上常戴一顶箬帽,倒有些像江上的渔夫,可能没有人渡河的时候,他也会撑着船在附近打鱼吧。我们上船,他长篙一点,船便离岸,如箭一般划过平静的河面,向对岸滑去。高山像是张开双臂向我们迎,我们也是向山奔去,我喜欢这样的感觉,各自欢喜。率水河水深,水流平缓,清澈透明,舟行河上,如划过一片明净的琉璃般,河中卵石清晰可辨。率水河是新安江的上游,河里的水能不清吗?

几年前去屯溪,坐车从率水河边经过,看见渡口上下游都修了桥了,不知道那个渡口还在不在,我再也没有勇气下车去找那个渡口了。我希望渡口还在,又怕那个渡口已经没有了。

读《边城》时,对秀秀和她爷爷的那个渡口一直念念不忘,它渡过的是什么?是边城的人和事,抑或是情与爱,希望与失望,真的说不清楚。克莱尔·麦克福尔的《摆渡人》,其实和渡口没有什么关系,我总觉得那是另一种形式的渡,和灵魂有关。一苇杭之和一苇渡江,儒与佛,渡过的又是什么?它们和渡口有关吗?渡口究竟能渡过什么呢?是人,还是时光,抑或是其他的一些东西。

(本版配图均来自网络)

## 渡口渡过了什么

○ 董铜柱

